

# 中國晚清女性解放小說中的西方女性形象

## ——以頤瑣小說《黃繡球》為例

鄒 小 娟

**摘要：**作為“他者”的西方女性文學形象在中國晚清小說具有“啟蒙者”的文化身份。本文以頤瑣的小說《黃繡球》為例，梳理出作者所想像出的兩類西方女性：法國羅蘭夫人和北美萊恩女士。羅蘭夫人並非以晚清社會集體想像物大多數人認知的女革命當人形象出現，而是作為啟蒙者的形象被想像；北美女士萊恩以教育家的身份被塑造，做出了重視女子教育的先鋒性。作者塑造的兩類西方女性形象是作者對未來中國女子解放問題的具體思考，符合晚清女性解放運動的時代需要。

**關鍵詞：**女性解放運動；羅蘭夫人；萊恩；啟蒙者

在20世紀初林林總總的中國小說中，以婦女解放為主題的小說成為小說重要的門類之一。此類小說的發生與中國晚清社會的現代化發展進程有著密切的關係。作者以複製現實或虛構想像的文學手段，塑造了諸多具有不同性格特點的女性人物形象，取得了富有戲劇色彩的藝術效果，豐富了中國小說的社會內容，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始於19世紀中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達到第一次高潮。19世紀中期天平天國時期，婦女解放問題首次被正式提出，其綱領和政策涉及到男女平等問題，雖無實質的意義，但在思想層面上開了先河。19世紀末發生的戊戌改良運動，維新派人士對中國婦女問題和婦女解放運動的認識比天平天國時期更深一步。維新人士接受了西方先進的思想，將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介紹到中國，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諸如“天賦人權”和“進化論”學說以及1902年被譯介到中國來的斯賓塞的《女權篇》，這些觀點對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sup>1</sup> 婦女問題又一次被納入改良運動的範疇，並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康梁等維新派喚醒了沉睡中的中國婦女。到了20世紀初，一批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女性開始進入社會政治舞臺，他們以辦報的形式，大力宣傳婦女問題，有力推動了婦女解放運動。在這個十年中，國內外出現了四十餘種有關婦女解放運動的報刊，有：1909年的《女報》、1904年的《女子世界》和1907年的《中國女報》等。各大報刊雜誌重點討論婦女解放問題，大量登載介紹西方傑出女性，為辛亥革命時期大規模的婦女解放運動做好了準備，有些雜誌以文章或圖畫形式宣傳的西方社會婦女情況。

雖然這場空前的思想改良運動以失敗告終，但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卻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在20世紀初小說第一次爆發期，出現了以婦女解放運動為主題的小說。我們難從文學藝術成就

方面來肯定這些作品的價值，但此類作品以其新穎的主題和深刻的思想在這一時期的小說中見長。

俞佩蘭在《〈女獄花〉敘》中認為以婦女問題為主題的小說比較少，而且難。“至於創女權、勸女學者，好比六月之霜，三秋之燕焉。且講女權、女學之小說，亦有碩果晨星之歎。甚矣做小說之難也，作女界小說之尤難也。”<sup>2</sup> 創作於1900年代的關於婦女問題的小說出現了不少，有1904年王妙如著《女獄花》、1907年思綺齋著《女子權》、1909年問漁女史（邵振華）著《俠義佳人》和《自由結婚》等。此類作品主要提倡婦女應該爭取自由、平等、獨立等與男子一樣的權利。如小說《女子權》第一回所論，處於封建專制下的女子沒有任何自由權，一切聽命於男子，婚姻沒有任何自由而言，被男子控制和掌握，為文明世界所不應有的社會現象。中國若要與歐美各文明國並駕齊驅，必須解決婦女自由權利問題。婦女問題成為強國必備的條件之一。解決婦女問題的方式，晚清小說家們大致都持有這樣的觀點：大興女學，讓更多的婦女接受必要的教育，與幼童一起學習知識和技能，培養自治精神和自養能力，從而擺脫從屬於男子的依附地位；另一方面，培養婦女參政意識，只有婦女參與決策，才是男女平等的有力保障。

在諸多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小說中，頤瑣的《黃繡球》堪稱為晚清反映婦女問題最優秀的作品<sup>3</sup>。《黃繡球》最初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三月）開始連續發表在《新小說》第十五至二十四號上，刊至二十六回止，未完。一九〇七年由新小說社發行單行本，共三十回，分兩卷，被冠之以“社會小說”。

作者頤瑣本人的具體情況沒有詳細的介紹，據朱德慈在其《晚清小說家瑣考》一文中，他對歐陽健根據陳玉堂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裏對頤瑣做出的考證進行了修正：作者頤瑣，即湯寶榮，字伯遲，頤瑣是他的號，江蘇吳縣人。早年師事俞曲園，任商務印書館總記室，涵芬樓叢刊沈九經其校刊。確定作家頤瑣原名湯寶榮，號頤瑣，生於1863年，卒年未定，但至少是1935年後。<sup>4</sup> 由此可以看出筆名為頤瑣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可惜在晚清諸多小說中，除了《黃繡球》之外，很難發現頤瑣的其他作品，權且不論其他作品，僅《黃繡球》一部小說已經可以代表作者的文學成就，開創了婦女思想解放主題小說的先河。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藝術表現方面，都是女性解放作品的代表作。

本文通過梳理《黃繡球》中的西方女性文學形象，分析其特點，探討她們對中國女性解放運動的社會意義。

## 一、婦女解放思想啟蒙者羅蘭夫人

法國羅蘭夫人在晚清廣為人知。她的英雄形象經過日本譯介傳到中國，又經梁啟超等人的宣傳和鼓吹，成為中國婦女積極參與社會革命運動的典範，滿足了以“救亡”為主題的社會實際需要。

羅蘭夫人的形象最初出現在中國人的筆下應追溯於光緒三十二年去歐美旅遊的維新派人士康有為的筆下，他在其遊記《歐洲十一國遊記二種》《法蘭西遊記》中的《遊微賒喇舊京路易十四宮》一

文中記載了對法國女傑羅蘭夫人的見聞。在微睎喇宮，他看到了有羅蘭夫婦的圖像的壁畫，“羅蘭夫人秀美如蘭，令人傾倒。而焚香碎玉，芝艾同焚，無賢愚才士，皆投一燼，閱之至慘痛。”<sup>5</sup> 在康氏眼中，羅蘭夫人不僅面容姣好，而且英雄氣概可嘉。後又有梁啟超對羅蘭夫人革命精神的讚頌，羅蘭夫人被梁啟超贊為“近世第一女傑”，她為自由而革命，為自由而獻身。“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為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為法國大革命之母故。”<sup>6</sup> 可見，羅蘭夫人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晚清知識份子所普遍認同的社會集體想像的西方形象。據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夏曉虹考證，在晚清所有關於羅蘭夫人的著譯中，梁啟超的《羅蘭夫人傳》的重點最為突出，“近世第一女傑”的內蘊發揮得淋漓盡致。<sup>7</sup> 除了梁啟超，還有寫《自由血》的作家金一。據夏所搜集的史料來看，他在《自由血》第七章《虛無黨之女傑》的緒言中，也提到革命黨女傑羅蘭夫人、愛國女子貞德與無政府黨女將軍路易·美世兒是他讀法蘭西史最心醉的人。柳亞子也對羅蘭夫人讚不絕口，尊她為“文明革命軍先導”<sup>8</sup>。

夏曉虹教授曾在總結羅蘭夫人的重要地位時，認為羅蘭夫人是女權革命的典範式人物，在當時的婦女獨立意識萌發的語境中，對女界更有號召力，成為意蘊豐富的形象符號。<sup>9</sup> 這是對羅蘭夫人偉大光輝的形象的肯定。羅蘭夫人的革命精神被移植到晚清社會特殊的歷史語境中，不僅對促進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而且對進步的仁人志士，都具有獨特的意義。羅蘭夫人從而成為他（她）們掀起革命運動的精神力量源泉。

羅蘭夫人的革命形象在中國晚清知識界得到廣泛的傳播和認同，與當時中國社會中不同階層的知識份子對西方婦女的譯介和宣傳有著密切的關係。<sup>10</sup> 第一類把有關西方女性的資訊傳播到中國來的是西方傳教士。他們通過辦報紙等宣傳活動，將西方文明介紹到中國風氣相對開化的地方。比如1868年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Allen, 1836-1907）在上海創辦的《萬國公報》，大力宣揚婦女問題和婦女運動，使之首次成為大眾媒體關注的問題。同時，也有不少文章介紹了西方女學以及女子參加的社會工作和社會活動，甚至包括對一些西方女傑的介紹。這些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可謂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話題，極大拓寬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視野。

第二類有關西方女性的記載見於走出國門的清朝高級官員和知識份子的遊記，這些要人主要從事外交活動的駐各國使節，如郭嵩燾、薛福成、王韜等知識份子，他們在異國親眼目睹了與中國迥然不同的西方社會風俗，西方女性是他們眼中一道亮麗的異域風景。他們在觀察西方社會的同時，也會進行自我反思。最初，他們對西方女子的觀察僅限於外貌形體、穿衣打扮、言談舉止等外在形態。斌椿在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奉命西遊，到了法國拜見相國大臣，只見各官夫人“珊珊起來，無不長裾華服，珠寶耀目，皆袒臂及胸。羅綺盈庭，燭光掩映，疑在貝闕珠宮野。”<sup>11</sup> 西方風俗中，夫婦同時出席正式場合，貴夫人身著盛裝，出現在有陌生人在的地方，毫無拘束之感，這些讓中國官員感到新奇。宮廷舞會中，“婦人衣紅綠雜色，袒肩及胸。珠寶鑽石，項下累累有串，五色璀璨，光彩耀目。”<sup>12</sup> 西人舞會上男女混雜，女子的裝扮獨特，這在中國士大夫看來是不堪入目的，很難接

受。但是，他們又按捺不住對西方美女的欣賞。如薛福成描寫上海東門外所見到西國女子閑時踏春景象：“西國佳人畫不如，細腰嫋娜曳長裾，異香撲鼻風前過，攜手同登油壁車。”<sup>13</sup> 西方女性在戶外的容顏、姿態比畫中的人物還美。斌椿在域外的見聞豐富多彩，對西方女性的描寫惟妙惟肖，讓國人開了眼界。

薛福成對所見到的泰西女性不僅僅停留在對其外貌的關注，而是深入到社會制度層面。在《出使日記續刻》中，他認識到西方男女地位的平等。其實，古代歐洲的婦女地位與中國相似。在三四百年前，法國首先意識到婦女地位的重要性，提高婦女社會地位有利於富國強民，後經證明“婦女之為用，果不異於男子”<sup>14</sup>，於是國家變得富強起來，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效仿，俄國風氣最晚，也在二百年前開始，男女可以一起出席各種場合。

活躍於19世紀末的維新派受到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說影響，男女平等問題得到重新的認識。康梁等維新派人士大力提倡男女平等，認為女性的社會地位是改變國家富強的前提。中國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失敗後，以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遠走他鄉，反思中國社會，更加認識到國家存在的問題及其嚴重性。具有標誌意義的是梁啟超在日本橫濱主辦的《清議報》上登載的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文章，最有名的是日本人所做的《論女權之漸盛》和《洗儒毒》等文章，強調女權、女子參政問題，將婦女平等問題又向前推進一步。夏曉虹在《〈世界古今明婦鑒〉與晚清外國女傑傳》一文中，認為日本近代名作家德福蘆花1898年編譯的《世界古今明婦鑒》<sup>15</sup> 對於梁啟超後來所作的《（近世第一豪傑）羅蘭夫人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資源庫作用，梁氏的《羅蘭夫人傳》<sup>16</sup> 除了少量增加和刪改，基本是德福蘆花《法國革命之花》的翻譯。1902年，由馬君武翻譯的《斯賓塞女權篇達爾文物竟篇合刻》一書，為女權運動提供了理論。

晚清也出現了譯介西方女傑的單行本。1903年，以《世界十二女傑》和《世界十女傑》為最先。<sup>17</sup> 它們皆以日譯《世界古今明婦鑒》為參考，介紹了西方各國有卓越貢獻的女性，將書中的西方女性樹立為楷模。眾所周知，晚清的翻譯往往並不尊重原著，而《世界十女傑》更是遠離藍本。為了符合晚清女界的需求，該書的翻譯者按照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對藍本進行了篡改和創造，思想性似乎更加深刻。《世界十二女傑》在1903年《新民叢報》第二十六號登出的廣告詞中，揭示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所應具有的社會意義：“英雄豪傑不分男女，中國數千年來廢女子不用，而女子之傑出者益聊聊罕聞矣，讀此書載，世界女傑皆可歌可泣、可敬可慕，餉我中國。吾知女子中必有聞而興起者矣，女子猶如此，男子更可以興矣。”<sup>18</sup>

綜上所述，以不同方式譯介進來的西方女性形象，成為晚清知識界用來宣傳和鼓吹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思想資源。西方文化語境下的女權運動為中國婦女解放問題提供了理論和實踐指導，處於特殊時代的晚清女性所面臨的問題是晚清社會轉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所以，頤瑣以及不少晚清作家都有意或無意以法國羅蘭夫人為婦女楷模去書寫，以此探討婦女的解放問題。

在《黃繡球》中，羅蘭夫人擔任了女主人公黃繡球認識婦女解放的最重要啟蒙者，兩人直接對話的故事情節出現在小說的第三回。黃繡球在生病的時候，夢見化身為似神非仙的白衣女士向她賜

教：

（黃繡球）朦朧間走到不知什麼所在，抬頭看見一所高大牌坊，牌坊頂上，站著一位女子，身上穿的衣服，像戲上伴的楊貴妃，一派古裝，卻純是雪白雪白的，裙子拖得甚長，臉也不像是本地方人，且又不像是如今世上的人。正在驚訝，那女子自說名字叫做瑪利儂，姓的是非立般。<sup>19</sup>

這位西方女子便是大名鼎鼎的羅蘭夫人，黃繡球眼中的羅蘭夫人形象高大、氣質富貴優雅，被作者具象化、夢幻化。她的離去同樣飄渺不定：忽見那女子拖著一條白裙，遠遠的像在雲端裏去了，須臾，連牌坊也就不見。<sup>20</sup> 作者在小說中首先描寫她的外貌，然後安排她直接與黃繡球對話，她姓白，隱喻為西方人，又拿出身邊帶的小書冊，教導黃繡球男女平等，不能總受男子壓制。“男人女人，有都一樣的有四肢五官，一樣的是穿衣吃飯，一樣是國家百姓，何處有個偏枯？”<sup>21</sup>

羅蘭夫人不光說教黃繡球，而且以教她讀書的方式開民智，啟發她。白衣女子又送給她三本書，一本是翻譯成中國字的《英雄傳》，為二十五位大將軍、大政治家和大立法家做的傳記，是俾斯麥和拿破崙終身愛讀之物。第二本是有關地理的書籍，有地理上的生物，地理上的人種等無所不有。第三本書介紹世界物品，包羅萬象。<sup>22</sup>

後來黃繡球的丈夫為她解夢，介紹羅蘭夫人的身世：

這是法國羅蘭夫人，在一百數十年前時候，二十五歲上嫁給了一個姓福拉底，名字叫羅蘭的，後人都稱他為羅蘭夫人。……向來只說白種人的文明，一切學問事業，都是他們白種的好。我們黃種的人，無不落後。所以你的意思在夢中說給那羅蘭夫人聽了，……但這羅蘭夫人生平最愛講平等、自由的道理，故此遊行到我們自由村，恰遇著你一時發的理想，感動他的愛情，遂將他生平的宗旨學問，在夢中指授了你。<sup>23</sup>

夢中羅蘭夫人親自賜教黃繡球，並與之平等對話，實際上是作者對中西文化溝通的渴望。在小說的第三回中，黃繡球因為宣揚放腳、讀書等開風氣之先進觀念受到新政派的官府人員張先生的讚賞。張說：“奶奶連日受驚了。”黃繡球福了福，說：“……至於前幾日的事，何足慰問。聞得泰西女傑，常有數十年牢獄生涯為眾生請命，終能達其目的，發出光彩於世界歷史之上，似我又何足為奇？……”<sup>24</sup> 顯然，羅蘭夫人成為了她的精神導師。在小說的結尾章節，黃繡球幾經周折取得了成功，她仍然不忘羅蘭夫人的教誨和指導：

她在夢中又看見了穿白衣的旦角，“可泣可歌的事，原要做的有聲有色。我黃繡球如今是已經上了舞臺，腳色又極其齊備，一定打一出好戲，請羅夫人看呢。將來好把羅夫人給我的那本

英雄傳上，附上一筆，叫二十世紀的女豪傑黃繡球在某年某日出現了！<sup>25</sup>”

以上文字詳細地描寫了一位晚清中國婦女眼中的西方女性啟蒙者的光輝形象。作者多維度、深層次、詳細介紹了法國羅蘭夫人。從外貌到行為舉止，然後通過她耐心講解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引起黃繡球對婦女問題的關注，不斷鼓勵和引導她意識到婦女問題的當務之急，突出表現了羅蘭夫人關心弱小種族的博愛之心。羅蘭夫人向黃繡球宣揚女子自由、獨立的精神，要女子像男子一樣雄飛，不可雌伏，並且鼓勵黃繡球讀各國英雄傳，瞭解西方豪傑和不同國家與民族特徵，參照書本，擴大視野，瞭解本國的問題和解決方法，為黃繡球指出努力的方向。在黃繡球實現了人生理想和自我價值之後，羅蘭夫人仍然是女主人公成功的參照，黃繡球成為本土化的羅蘭夫人。

作者在藝術手法方面的成功之處在於採用了獨特的語境，即在夢境中，安排兩位不同民族、素不相識的女性相遇，並且直接對話。“夢境”是人在非理性狀態下的無意識活動。精神分析學家認為人的各種欲望通過活動實現，但部分欲望被壓抑在潛意識中，隱藏在潛意識的欲望通常會通過夢境展現。做夢與藝術創造有相通之處，夢境描寫具有更強的藝術魅力。通過夢境使得人物形象更為豐滿、真實，能更深入地刻畫人物的靈魂。在夢境中，“被啟蒙者”黃繡球被抬升與“啟蒙者”西方女子的平等位子，站在牌坊頂上的女子象徵著女子中的豪傑，面目姿容亦神亦仙，既有中國本土美女楊貴妃的特徵，穿衣打扮上又不像是本土人，姓白，指出了她是西方人的身份，她的使命在於啟蒙和救贖。她告訴黃繡球“這是你黃姓村上的事，自然你姓黃的人關心切己，與我白家無涉。你黃家果然像你做得出點事，豈不叫我白家減色？”她與黃繡球代表不同膚色的女性。白種人以普世的價值觀來幫助他們所認為落後的黃種人進行改造。她的觀念正好與黃繡球的志向不謀而合，黃繡球當時聽了瑪利儂的一番話後，認為這些話打在她的心坎上，甚為歡喜，說：“奶奶怎麼就是神仙，知道我的心事？你便不是神仙，也真真是我的知己。我有些話與你意見相同。”<sup>26</sup>黃繡球夢醒之後，頓覺腦識大開，因感生夢，因夢生悟，把那女子所講的書，開了思路，得著頭緒，真如經過仙佛點化似的，豁然貫通。<sup>27</sup>黃繡球自從受教於羅蘭夫人後，邀請婦女，同他們仔細講論發心放腳的原故和婦道家業好講學問做事業的情理，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像是女豪傑、女志士般通達，所以說，羅蘭夫人直接促使黃繡球自由思想的生成。

作者採用夢境的方式，讓瑪利儂對黃繡球進行啟蒙，對瑪利儂也是用白描的手法和對話的形式，展現了一位具有悲憫情懷的西方啟蒙者。作者用了虛實結合的情節，在似夢如幻的唯美故事背景中，通過運用象徵的藝術手法，將“啟蒙者”瑪利儂從外貌到知識見解的內在品質展現給讀者，使讀者進入超時空的心理狀態，獲得朦朧空靈之美感，增強了小說的文學性。

黃繡球居住的“自由村”象徵了作者想像中的未來國家，“黃姓”和“白姓”分別隱喻黃炎子孫的中國人和白色人種的西方人。黃繡球把羅蘭夫人指認為菩薩，菩薩是中國民間的世俗信仰，可以幫助老百姓救苦救難，但羅蘭夫人是黃繡球前所未聞的西方女傑，其先進的思想是黃繡球內心渴求的力量資源，所以，她認為羅蘭夫人是無神論者的菩薩，這也是她對羅蘭夫人最高的讚賞。羅蘭夫

人把黃繡球最初的革命思想和主張比喻為發黴的、用紙糊的花樣，是不能夠用錦繡鋪起絨來平金和灑花的，隱喻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不徹底，實質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綜觀文本中婦女解放運動啟蒙者法國羅蘭夫人和小說女主人公黃繡球，她們雖是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關係，在政治思想主張上是統一的，她們都志在顛覆舊制度，建立新秩序。因此，羅蘭夫人和黃繡球等女性形象在當時作者的想像中被賦予了強烈的革命啟蒙色彩。符合晚清婦女解放運動的社會需要。

## 二、啟蒙者——女教育家萊恩

中國人興女學、辦學堂始於1890年代，1898年5月31日在上海由經元善籌備的女學堂標誌著中國女學堂正式開始。女學堂雖然存在僅有短短的兩年時間，但被認為起到了“第一粒粟之萌芽”的巨大作用，<sup>28</sup> 開啟了興女學的風氣。中國女學堂雖由維新人士發起，但一切事務均由中西婦女承擔，採用中西並重的辦學方針，注重中西課程，區別於國人自辦的小學堂，重視西學教育的同時，尊奉孔學。上海女學堂表明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起步，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早在1897年，最著名的宣傳家與新思想的鼓吹者梁啟超，在其主筆的《時務報》上連續發表了一系列宣導女學的政論，包括《變法通議·論女學》、《倡設女學堂啟》、《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等文章。梁的宣傳引起了報界對創辦中國女學堂的極大關注。在其政論中，梁氏論及的女學實際上指的是“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sup>29</sup> 的問題。女學的重要性不光在於女子本人的獨立，更重要承擔著“保國、保種、保教”的重任，婦女的獨立，減輕家累，減緩國家的壓力，從而使得國家富強、人種進化。梁啟超的女學觀與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興旺緊密結合起來，忽視了人性、人權層面上的重要意義。

在頤瑣的《黃繡球》中，主人公黃繡球實現其雄韜大略的第一步，就是辦女學堂。黃繡球生活在風氣尚未開化的內地，興辦女學並非容易之事。在小說的第七回中，黃繡球批駁丈夫依靠官府辦學堂，怕官辦學堂草率敷衍，打算自己開創民辦學堂，真正培養出些人才。於是，她借書上的故事表明自己的志向：

北美國有個農家女，名叫美麗萊恩，他自言，誓志以教育為世界建國，苟妾有千百之生命，願為教育界之犧牲；苟妾得無量數之財產，願為教育界之資本，其初在鄉自立一學校，說於鄉，鄉人笑之；說於市，市人非之；請於巨紳貴族，更嗤之以鼻。而其從事於學，奔波於教育，至三十餘歲，尤不嫁人。後遊於大學，遇著一位知己，極力贊成。未二年，即成為大教育家。此處放一線之光，彼地立一杆之影，皆自彼苦心孤詣，一個寒微女子而起。而彼又常自說道：“一國之教育，譬如樹穀者之播種子，多一粒嘉種，便多一畝嘉穀。”今日北美合眾國，建立文明世界，就是他撒種造因，才有這般結果。<sup>30</sup>

萊恩就是黃繡球的表率，她打算和萊恩一樣，變賣財產，開辦學堂。作者又進一步強調萊恩這位女傑的特殊貢獻：

這位萊恩女傑，他才學固然卓越，但他也只從口講指畫入手，每遇鄉愚，津津樂道。凡有教育，皆注意在倫理憲法上，使人人知公德，不以囂張為自由。<sup>31</sup>

北美的萊恩女傑（1797-1894），是黃繡球第二個崇拜的西方形象。其獨特魅力在於她一生致力於教育，以創辦女子大學聞名，為婦女解放運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她為教育事業的奉獻和執著精神成為黃繡球的精神楷模。黃繡球視野中的北美女傑萊恩與政治意識形態聯繫一起。辦女學是中國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重要主題之一，所以萊恩被黃繡球樹為英雄。黃以仰視的視角直接陳述她的不凡事蹟，突出其優秀品質和執著精神。從作者使用的語言看出，作者理想化了這位元西方女傑，目的在於突出她的楷模作用，值得黃繡球借鑒。

實際上，北美女傑萊恩與法國羅蘭夫人等歐美女傑都是晚清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的集體想像物。1900年後，有關西方女傑介紹的文字出現在書刊和報紙上，尤其《世界十二女傑》、《世界十女傑》、《外國列女傳》等有關西方女傑傳記經由日本，進入晚清知識份子的視野。作者與其他知識份子一樣，在言說西方女傑的傑出貢獻的時候，會無限制地誇大西方女傑的優點，目的在於引起國人對中國女界的關注。他們認為只有把女子納入國家自強、民族獨立的範疇，鼓勵女性積極參與救國，民族才能真正強大起來。西方女傑的形象寄託了晚清知識份子的美好想像，他們借助西方女性形象表現了對整個西方文明的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西方女性已經失去了作為女性個體的意義，而成為西方文明的象徵，甚至佔據著超越於西方男性的至高地位，成為國人尤其是婦女學習的典範。

萊恩女士在小說中僅僅屬於被敘述的扁平人物，沒有像羅蘭夫人一樣與女主人公黃繡球進行直接對話，而是由黃繡球直接引述，表達了她的雄心大志，她創辦女學堂的精神資源直接來源於西方女傑的啟示。在諸多西方啟蒙者的影響下，黃繡球已經成功地由“被啟蒙者”到“啟蒙者”的重大轉變。

實際上，西方的民族脊樑式的聖賢形象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經由譯介，已被晚清知識界所接受和認同，成為西方文明的典型代表，他們對中國晚清的意義在於借鑒的作用。在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的歷史語境下，一批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思索後的結果。

作者頤頤在言說這些西方民族精英的同時，背後寄託了他對本民族的冷峻審視。與哥倫布、瑪志尼等相比較之下，中國社會中的所謂“精英”階層中，英雄精神缺失，無法築起堅實的民族魂魄，用來抵抗外敵的入侵。在民族命運生死攸關時刻，呼喚英雄、創造英雄，需要更多“黃繡球”式的英雄，來挽救風雨飄搖中的國家。

小說的第二十九回，黃繡球辦的女學堂被豬大腸從中作梗，眾人將豬大腸一頓拽拉，豬大腸將此事稟報官府，眾人在一起想解決的辦法，黃繡球非常惱怒，決心不辜負羅蘭夫人的指點，以泰西名人志士為榜樣，堅決反對專制。當效仿那匈牙利國的噶蘇士，堅決抵抗奧國宰相梅特涅奸雄專制政府。再次是馬丁路得不屈服羅馬教皇淫威，做了九十六條的檄文聲討，號召天下。信仰宗教始得自由。還有英國的克林威爾，雖然出身貧賤，但能夠舉義旗，與國會軍把英王額裏查白殺去，重興民政；還有華盛頓領導美國獲得自由和繁榮。法蘭西的拿破崙，義大利建國的四個少年，俄羅斯的托爾斯泰，都是她所要學習的對象。<sup>32</sup>

黃繡球以西方英雄人物為楷模，堅決捍衛婦女自由權利的決心。她引述了匈牙利的噶蘇士反抗政府的專制；馬丁路得不畏羅馬教皇的威力，主張宗教自由；英國農民起義英雄克林威爾為自由而推翻專制統治；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為民族解放而奮鬥；法國拿破崙、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等聖賢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徵。

回顧《黃繡球》中的西方形象，可以看出作者旨在強調西方傑出人物的啟蒙作用，鼓勵中國婦女爭取自由和解放的權利。這是作者所處的時代潮流。作者對西方傑出人物的敬仰也間接反映了中國知識份子在家國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時，對“自我”傑出人物欠缺的焦慮感。因此，他在塑造法國羅蘭夫人和美國萊恩女士等西方人物同時，還想像出了本土化的民族傑出人物，突出他們對西方文化的自覺接受。

與其他晚清小說家相比，署名頤瑣的這位作家對“自我”的認識是深刻的。他幻想出的羅蘭夫人與晚清廣為流傳的羅蘭夫人形象大相徑庭，他筆下的羅蘭夫人已本土化，不再是女革命者的形象，而是成為啟蒙者的形象，她幫助、啟發黃繡球脫離愚昧無知的境界，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作者歪曲了西方女傑的真實形象。以自己的主觀感情和實際需求置換了羅蘭夫人的原型。從這意義上來講，作者在描述“他者”形象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否定了“他者”的本來形象，而是疊加了作者更多的想像，更加符合自我主觀需求。作者不管是對羅蘭夫人和萊恩女士真實形象的認同還是否定，他都以此虛構了他所嚮往的一個理想地方，而且將這個嫁接在中華版圖中的某個區域，並且提出了改造的理想範式，這一點最為難能可貴。

本文系武漢大學人文科學院自主項目，《二十世紀初中國小說中的西方形象研究》，編號(2012YB006)階段性成果之一。

---

<sup>1</sup> 劉巨才：《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中國婦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頁。

<sup>2</sup> 俞佩蘭：《〈女獄花〉敘》，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頁。

- <sup>3</sup> 阿英：《晚清小說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頁。
- <sup>4</sup> 朱德慈：《晚清小說家瑣考》，《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第1期。
- <sup>5</sup> 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鐘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218頁。
- <sup>6</sup> 梁啟超：《羅蘭夫人傳》，《新民叢報》第17至18號，1902年10月。
- <sup>7</sup>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頁。
- <sup>8</sup> 《松陵新女兒傳奇》，《女子世界》第2期。
- <sup>9</sup>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頁。
- <sup>10</sup> 趙繼紅：《〈北京女報〉傳遞的西方女性形象》，孟華等：《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頁。
- <sup>11</sup> 斌椿：《乘槎筆記》，鐘叔河主編：《走遍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10頁。
- <sup>12</sup> 同上，第117頁。
- <sup>13</sup> 斌椿：《海勝國遊草》，鐘叔河主編：《走遍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56頁。
- <sup>14</sup>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鐘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517頁。
- <sup>15</sup> 《世界古今明婦鑒》中，作者所言的“世界”，是以“西方”作為翻譯的範圍。
- <sup>16</sup> 《羅蘭夫人傳》最初發表於《新民叢報》第17至18號上，時間是1902年10月。
- <sup>17</sup> 夏曉虹：《〈世界古今明婦鑒〉與晚清外國女傑》，《北京大學學報》，第46卷第2期，2009年3月。
- <sup>18</sup> 《新民叢報》1903年第26號。
- <sup>19</sup> 頤瑣：《負曝閒談·黃繡球》，《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頁。
- <sup>20</sup> 頤瑣：《負曝閒談·黃繡球》，《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頁。
- <sup>21</sup> 同上，第188頁。
- <sup>22</sup> 同上，190-191頁。
- <sup>23</sup> 同上，第194-195頁。
- <sup>24</sup> 同上，第222頁。
- <sup>25</sup> 頤瑣：《負曝閒談·黃繡球》，《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頁。
- <sup>26</sup> 頤瑣：《負曝閒談·黃繡球》，《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頁。
- <sup>27</sup> 同上，第191頁。
- <sup>28</sup>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版，第7、30頁。
- <sup>29</sup>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飲冰室合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1頁。
- <sup>30</sup> 頤瑣：《負曝閒談·黃繡球》，《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頁。
- <sup>31</sup> 同上，第231頁。
- <sup>32</sup> 頤瑣：《負曝閒談·黃繡球》，《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頁。

(鄒小娟：武漢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